

一九六一年歲次辛丑年

呂祖先師寶誕專號

玄風呂祖先師寶誕專號

呂祖先師訓示 社員守則

四訓：純、正、廉、明。

三章：盡敬於師、盡忠於主、盡誠於事。

九美：忠、孝、仁、義、信、廉、節、惠、禮。

呂祖本傳

呂祖名崑，字洞賓，世爲河中府永樂縣人。曾祖延之，仕唐終河東節度使，祖謂終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鶴頂龜背，虎体龍腮，翠眉鳳眼，修頸露顴，額潤身圓，鼻梁聳直，面白黃色，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黑子，筋頭大，兩足紋隱如龜折，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既長身五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白黃襪衫，繫皂繚，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四歲，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

，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攜紫筇，腰掛大瓢，書三絕句於壁曰：坐卧常攜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得道真僊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莫言追歡笑語頻，尋思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有幾人。呂祖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曰吾覆姓鍾離，名權，字雲房，呂祖再拜延坐，鍾曰：子可吟一絕，予欲觀之，呂祖遂呈一絕曰：生日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鍾祖見詩暗喜，因同憇肆中，鍾自起執炊，呂祖忽困倦，枕案假寐，夢以舉子赴京，進士及第，始自州縣，而擢郎署，臺諫給舍，翰苑祕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妻，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

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鍾祖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祖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鍾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項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悲，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世一大夢也。呂祖感悟，知宦途不足戀，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願求度世術。鍾故辭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定，若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呂祖怏怏自失，棄官歸隱。鍾祖自是十試呂祖，一日自外歸，見家人皆病歿，心無悼怛，但厚備棺具，已而沒者皆起，偶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半，亦無所爭，並半值不取，委貨而去。元日有丐者，倚門求施，與以錢物，丐者索不已，且加詈詈，再三禮謝，丐者笑而去。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羣羊，迺推羊下峻阪，獨以身當之，虎隨釋去。獨居山中草舍觀書，忽一女年可十七八，光艷照人，粧飾

靚麗，自云歸寧母家，日暮倦行，借此少憇，既而調戲百端，夜逼同寢，竟不爲動。一日郊出，及歸，家資爲刦盜席卷，殆無以供朝夕，了無慍色，躬耕自給，忽於鋤下，見金數十餅，急掩之，一無所取。偶於坊市，貨銅器數事歸，則皆金也，即訪主人還之。有風狂道士，在坊陌市藥，曰：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因買藥歸，服之無恙。春潦汎溢，掉一小舟至中流，風濤掀湧，端坐不動，竟亦無虞。一日獨坐室中，忽見奇形怪狀鬼神無數，有欲繫者，有欲殺者，一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械一囚，血肉淋漓，哭泣號叫，曰：汝宿世殺我，急償我命，曰：殺人償命，其又奚辭，遽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而下，即鍾祖也，謂曰：塵心難滅，仙才難值，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吾十度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未完，授子黃白祕術，可以濟世利物，使三千功

滿，八百行圓，吾來度子，問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呂祖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鍾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因與之叙棄世得道來歷，且言受苦竹真君記曰：此去遊人間，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遍遊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子姓，實符苦竹之記矣，予所居終南鶴嶺，子能從予遊乎？呂因隨往，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鍾執呂手偕行，纔數步，恍如騎快馬，歷山川，俄頃至洞南，門下鑰矣。鍾以碧綠繫呂帶，俱從門隙中入，豁然開朗，登一高峰，至大洞門東，前有二虎踞守，鍾叱之，虎伏不動，乃引入，金樓玉臺，珍禽琪樹，光景照耀，氣候和春，相與坐盤陀石，飲元和酒三盃，俄有一青衣，雙髻金鈴，朱裳翠袖，雲履玉佩，異香氤氳，持璽紙金書曰：群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君神遊記事，鍾祖將去，呂祖慮其不返，

賦詩送曰：道德崇高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色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鍾曰：汝但駐此，吾去不久。遂望東南乘紫雲而去，呂祖將所附素書，披閱誦，旬日鍾回，曰：子在是岑寂，得無憶歸否？曰：既辦心學道，豈有家山思乎。鍾曰：善哉，汝等不知分合陰陽之妙，守陰則只是魄，存陽則只是魂，若能聚魂合魄，使陰陽相合，魂魄同真，是謂真人。呂曰：魂魄冥冥，至理甚深，何以全形？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因問天地，曰乾三索而天交於地，乃生三陽，坤三索而地交於天，乃生三陰，陽中藏陰，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陰中藏陽，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交合得道，自然長久，問日月，曰：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極陽純，月華瑩淨，

修煉到此，積氣成神，問四時五行，曰一心自有五行，一日自有四時，大抵陰陽相推而已，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盡而皆陽。又問水火龍虎，曰：身中有君火，臣火民火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真水生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可留，留之不可住，腎水也，水中有氣，名曰真火，心，火也，火中生理，名曰真水，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以絕腎之餘陰，而氣過肝時，即為純陽，藏真一之水，恍惚名真龍，以火尅金，心液盛而肺液生，以絕心之餘陽，而液到肺時，即為純陰，藏真陽之氣，杳冥名真虎，氣中取水，水中取氣，曰得黍米，歸於黃庭，此大丹也。問鉛汞，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此腎水以潤下而易滿，汞性輕飛而喜升，此心火以炎上而易散，以鉛制汞，以沉重而鎮輕飛，內丹結矣。又問抽添，曰：冬至後，陽升

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為厥陰，少陽添而為陽明，厥陰抽而為少陰，陽明添而為太陽，夏至後，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為陽明，少陰添而為厥陰，陽明抽而為少陽，厥陰添而為太陽，又加日月，月受日魂，日受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華已滿，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也，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定，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也，下弦而變晦朔也，日月往復，而變九六，此抽添之象也，又問河車，曰：人身陽少陰多，無非是水，故有取於河車，河車起於北方正水中，而非若旁門搬運力也。問內觀坐忘之妙，曰：龍虎交媾，陰陽配匹，九皇真人，引一朱衣童子下降，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女子上升，相見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接引，如夫婦之合，盡時歡洽，女復下降，男復上升，如夫婦之離，既畢，產一

物，大如彈丸，色同朱橘，拋入黃屋，以金器盛留。問曰：如此修行，有魔難否？曰：子知十魔九難乎？衣食逼迫，一難也；恩愛牽纏，二難也；利名縈絆，三難也；災患橫生，四難也；盲師約束，五難也；議論差別，六難也；志意懈怠，七難也；歲月蹉跎，八難也；時世亂離，九難也。一六賊魔，二富貴魔，三六情魔，四恩愛魔，五患難魔，六神佛爲害，是聖賢魔，七刀兵魔，八女樂魔，九女色魔，十貨利魔。又問云何證驗？曰：始也淫邪盡絕，外行兼修，採藥之際，金精充滿，陰魄銷融，次心經湧溢，日出甘液，次陰陽繫搏，腹鳴如雷，次魂魄未定，夢寐驚恐，次或生微疾，不療自愈，次丹田夜暖，形容晝清，次若處暗室，而神光自現，次若抱嬰兒而上金闕，次雷鳴一聲，關節通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化散墜，或化雪成乳，而漸畏腥羶，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

心，次吹氣療疾，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癥痕銷滅，次涕淚涎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遊，夢寐自絕，神采精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見，次內觀或遊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佞鶴舞，彩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遙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鍾離悉以上真訣傳授，呂祖一一領悟。俄頃，聞有叩戶聲，起視，乃清溪鄭思遠，與太華施胡浮兩真人，由東南

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生。曰：適爲尹思逸丹成致賀，遂造仙扉，施曰：此一侍者何人也？鍾曰：本朝呂海州讓之子，少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鍾因令拜二仙。鄭施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脫塵網，可示一詩。乃授以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即獻詩曰：萬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覺非輕，拋家別國雲山外，煉魄全魂日月精，此見至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會遇真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二仙歎其才清句秀，各以所祕相贈而別。時春禽幽嚶，鍾祖於洞口題曰：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嶽雲歸。復謂呂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此功行，以陞仙階，恐汝不能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上，草書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魂神，混合上昇。擲筆告曰：世間遊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相聚會。語畢，又

以靈寶畢法授之，謂曰：始予於終南石壁之間，曾得靈寶經三部，上部曰元始金誥，中曰元皇玉籙，下曰太上真元義，凡數千卷，予撮其要為畢法，分十六科及三乘六義，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之道，氣中生水，水中生氣，心腎交合之機，以八卦運十二時而其要在艮，以三田互相反覆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工夫，姑借咽氣嗽液為喻，而真氣口訣，實在口傳心授，不在文字間也。又以靈丹數粒，示曰：此非世間五金八石，乃世間異寶合成，雖有質而無形，如雲如火，如光如影，可見而不可執，服之與人魂識合為一體，輕虛微妙，非如有形之丹也。復贈詩一章曰：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舍元殿上水晶宮，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執取龜蛇顛倒訣，三尸神須打徹，進退天機法六甲，知此三要萬神歸，來駕火神離九闕，九九道至成真日，三界

四府朝元節，氣翱翔兮神烜赫，蓬萊便是吾家宅，群仙會飲天樂喧，雙童引入升玄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親灑血，逢人兮，莫亂說，遇友兮，不須訣，莫怪頻發此言辭，輕慢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別意如何，今日爲君重作歌，說盡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麼，仔細分明說與汝，保惜吾言上大羅。呂祖聞已，盡豁塵濁。復進問三元三清三寶三境之說，鍾曰：第一混沌太無元，從此化生天寶君，治玉清境，清微天宮，其氣始青。第二赤混太無元，從此化生靈寶君，治上清境，禹餘天宮，其氣玄黃。第三冥寂玄通元，從此化生神寶君，治太清境，大赤天宮，其氣玄白。故九天生神氣，經云三號雖殊本同一也。三君各爲教主，乃三洞尊師。授受將畢，忽有二仙綃衣霞綵，手捧金簡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爲九天金闕選仙使。拜命訖，謂呂曰：吾即昇天，汝好住世間修功立行，他日亦當如我，呂再拜曰：崑志異

於先生，必須度盡衆生，方肯上昇也。時翔鸞彩鳳，金幢玉節仙吹嘹唳，鍾祖與捧詔二仙，乘雲冉冉而去。呂祖既得鍾離之道，又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一斷煩惱，二斷色慾，三斷貪瞋。嘗有詩曰：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劍相傳伴此身，天地山河從結沫，星辰日月任停輪，須知本性綿多劫，空向人間歷萬春，昨夜鍾離傳一語，六天宮殿欲成塵。初遊江淮，試靈劍，除長蛟之害。至洞庭湖，登岳陽樓獨酌，鍾祖忽降曰：來踐前約，上帝命汝眷屬悉居荆山洞府，子之名字，已注玉清籍中。三月十八日，引拜苦竹真君，傳日月交并之法，年五十三，歸宗廬山，年六十四，上朝元始玉皇，自是隱顯，變化不一，惟其誓願宏大，是以浮沉濁世，行化度人，雖愚夫愚婦罔不聞名起敬。嘗曰：世人競欲見吾，而不能行吾言，雖日夕與吾同處，何益哉？人若能忠於國，孝於家，信於交友，仁於侍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

便濟物，以陰鷲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與吾同，雖不見吾，猶見吾也。蓋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路，念於惡，則屬陰濁，入於粗重，此地獄之階，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化成耳。宋藝祖建隆初，呂祖自後苑出，對上稱朱陵上帝，以火德王天下，留語移時，左右皆不得聞，語祕不傳，上解赭袍玉帶賜之，俄不見，上命繪像於太清樓，道錄陳景元傳其像於世。政和中，宮禁有祟，白晝現形，盜金寶妃嬪，獨上所居無患，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治之，息而復生，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良久，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寯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臣累刦兄弟，今已爲陛下生於

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上問道士姓名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召侍宸言之曰：此呂仙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呂仙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制曰：朕嘉與民偕奉大道，凡厥仙隱，具載冊書，況默應禱祈，宜示恩寵，呂真人匿影藏文，遠邇遊方，逮建福庭，適有寓舍，歎茲符契，錫以號名，神明儼然，尚垂昭鑒，可封妙通真人，塑像於景靈宮，歲時奉祀焉。其神通妙用，載諸傳記者，不可殫述。元世祖封號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加封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所著詩詞，有渾成集行於世，迨後飛鸞現化，於五陵演有前後八品，鄂渚之棲真演有五品，涵三演有三品，參同諸經，湖南草堂，演有聖德諸經，其先有指玄篇，忠孝誥，修真傳道集，玉樞經讚傳世，今并彙輯，合爲全書。

無我子敬贊曰：道家之有孚佑帝君，猶釋家之有觀音大士也，世尊無爲，而其法興於大士，太上無爲，而其法興於帝君，雖證位天上，猶出入人間，度人無量，殆與聖人之欲萬物各得其所者同，故天下萬世，聞者莫不興起，其願力至爲宏遠矣。昔世尊於楞嚴會上，選大士爲諸佛中圓通第一，若呂祖者，其亦圓通第一也哉！

仙派源流

大道之傳，始於太上老子，而盛於呂祖。溯其源，少陽帝君，得老子之傳者也，兩傳而得呂祖云，少陽帝君王佺甫，傳正陽帝君，正陽帝君鍾離雲房，傳孚佑帝君，孚佑帝君呂純陽，傳海蟾帝君，海蟾帝君劉成宗，傳紫陽真人，紫陽真人張伯瑞，傳石杏林真人，石杏林真人

，傳薛紫賢真人，薛紫賢真人，傳陳泥丸真人，陳泥丸真人，傳白紫清真人，傳彭鶴林真人，孚佑帝君，又傳重陽帝君，重陽帝君王德威，傳馬丹陽真人，馬丹陽真人，傳宋披雲真人，傳李太虛真人，李太虛真人，傳張紫瓊真人，張紫瓊真人，傳趙緣督真人，趙緣督真人，傳陳上陽真人，按少陽帝君，正陽帝君，孚佑帝君，海蟾帝君，重陽帝君，為五祖，王重陽，又傳邱長春，劉長生，譚長真，郝廣寧，王玉陽，孫清靜仙姑，合之馬丹陽，為北七真，張紫陽又傳劉永年，合之石杏林，薛紫賢，陳泥丸，白紫清，彭鶴林，為南七真，南北兩宗，皆呂祖法嗣也，猗哉盛哉！

靈應事蹟

武昌賣墨

呂祖遊武昌，詭為貨墨客，墨一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日不售。衆咸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無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一笏，且與客劇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戶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呂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武昌鬻梳

呂祖遊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禿髮如雪，呂祖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穹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為媪理髮，隨梳隨長，鬢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之，爭以求梳。呂祖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

下，化爲蒼龍飛去，呂祖與媪不見，後始知其爲呂仙也。

水化成酒

馬善東都人，熙寧初舉進士不第學道，一日與一侯道人行汴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秀骨異，目如明水，面無塵濁，馬召啜茶，且飲食之，侯性素瞋目，叱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壁。羽士曰：子所爲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壯吾氣。射酒肆，去燭數十丈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功，即勤苦修煉。行即濟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病自佳。語及曙，羽士別去，曰：吾將

返湘水之濱。與子酌別於柳陰下。以金令侯市酒，適無酒，羽士以瓶一隻，命侯取汴水一瓶，以藥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即是姓兼名。既別，二人測之，乃呂洞賓三字。大悔恨。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始延方士，呂祖鶉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曰：能爲墨。試令爲之，即掘地坎，澆焉。韓不悅，祖乃和揉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尋卒。

紙中方竅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療瘥。幾委頓，泣別親舊曰：吾死矣，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無托，奈何！語未竟，俄有道人扣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掐其中爲一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燒一幅灰，調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不再見，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石上方竅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佞素術，常畜少女十人，纔有孕，即遣去。復置新者，常不減十人之數，晝夜迭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許人，尤好夸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佞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爲真仙也。一日呂祖詭爲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呂祖以兩足踏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寸許，婁始驚異，

延置座右，曰：子非凡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命之酒。呂祖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靄群仙，素鍊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獻鸞弦，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呂祖自紙尾倒書徹紙首，字足不遺空隙，婁大喜，方欲請問道要，祖答曰：吾已口口相傳矣。婁請益，復曰：吾已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婁忽不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夫石上兩方竅，皆呂字之寓也。

一云婁問道要，祖曰：汝知潯陽翟莊乎？以孝友著名，耕而自食，恒以弋釣爲事，中年不獵，尚釣，人謂均是命，何以猶釣，翟後晚年亦不釣，端居華門，徵命俱不就，汝之妄誕何爲哉？未幾吐液卒。

廣陵散錢

呂祖常遊廣陵市，以錢十千散之方陌，暨翼日晚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遺其三，一落泥中，一落草中，一落井中，磚石縫，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世人愛財之心如此。

羅浮畫山

呂祖遊羅浮朱明觀，至小庵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遂竊道士酒以獻，呂祖滿引，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內障，呂祖以所餘酒嚙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歸，見所畫山，徹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崑字

，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有五歲而終，雖未得仙，亦可謂有緣者矣。

廬山淬劍

呂祖遊江州廬山真寂觀，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祖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筋頭劍詩一首於壁曰：欲整鋒鋟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嗥，手中氣槩冰三尺，石上精神地一條，姦血默隨流水盡，凶頑今逐漬痕消，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題畢，初見若無字，既而墨跡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戮奸人於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

神爲母，氣爲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人將自沒，或有假手於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嵒也。言訖，擲劍於空中，化爲青龍，跨之而去。

仙樂侑席

宋陳執中建甲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襪褸道士至，陳問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華筵，腰間出一軸畫掛於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下，皆累累列於前，兩女執幢旛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態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珮，轉動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藏六腑，諸神皆化而爲此，

公亦願學否？陳以爲幻惑，頗不快。道士顧諸女曰：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道士取軸，卷而吞之。索紙筆大書曰：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煙，纔騎白鹿過滄海，復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閒聊戲爾，無人知我是真仙。末題曰谷客書，即出門，俄不見。陳謂谷客，乃洞賓也，悔恨欲抉目，未幾謝世。

管片泛波

涿江筆師翟某喜接方士，呂祖往謁之，翟館於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絜遊江之滸，嚙筆管爲二片，浮於波上。呂祖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筆師怖不敢前，呂祖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異人也。浹旬復來，自絜飲食，食翟皆臭腐也，翟揜鼻謝弗食，呂祖太息曰：若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甌遺君。遂去不復見，

開視醬瓿，皆麩金也。兩瓿者，蓋亦兩大甕之類，寓呂字也。

鱠魚再活

呂祖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鱠。曰：吾令此魚再活，鱠者不信，祖隨以藥一粒，納魚腹中，良久跳躑如生，鱠者驚，試放於江，圍圍洋洋，悠然而逝，始知爲呂祖。鱣不復見。

寶輪現相

紹興中新昌令關肇喜道術，建大齋寶籙宮，方士大集，角技能，呂祖詭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衆，取藥少許，寘諸掌，吹數過，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二字，衆大愕，覓之已不見，肇後每日行陰德，杜門謝客，

蓋因祖言方士幻術誤人也。祖後復來。授以正道。

懷孕師尼

景定甲子，衡州衡嶽觀，以三月三日亥帝生辰設醮，先一日有懷孕師尼，至觀求宿，衆惡其厭穢，拒之不可，令宿門外，中夜聞孩聲，乃尼產焉，主者大怒。次早，尼抱孩子欲入醮壇觀看，衆拒之門外，拖拽逾時，尼以孩擲地。鮮血濺地。尼飛入空中，拍掌大笑而去，視孩則葫蘆。血則硃砂也，葫蘆內有回仙兩字。乃大驚。

呂祖詩詞

漁舟

富春人不見，疑乃度前川，短棹穿波月，長風破水天，歌邀鷗共唱，醉擁鷺同眠，借問功名客，曾知秋水篇。

寒暮

萬里晴空魄正圓，隔簾燈影鬪嬋娟，
聲聲棲鶻千年樹，點點歸鳥一抹天，
剪剩寒光雲出岫，蕩殘晚色水生烟，
乘鸞此際來壇語，極目乾坤一縷禪。

仙况

二首

山骨嶙峋月蕊飛，伯齊休採紫雲薇，
玉臺一弄佞黃韻，金闕三敲太上闈，
道裏烟光吹九極，袖中蟾氣放千輝，
遙梅肯贈於今夢，落得青霞補絳衣。

其二

萬山招隱川霞孤，雙鯉沙前酒一壺，
峰插破雲天補色，月妝新黛水描圖，
爛柯堪老多棋癖，滌器奚童勝酒徒，

三楚六朝何所惜，好來溪上伴鶉鶩。

坐臥

坐臥忘機劍影孤，靈光一點合丹爐，乾坤有象書千卷，
歲月無知酒半蘆，唐室烟霞凝漢洞，秦家桃李映蒼梧，
浮生解此毫端意，歸去來兮大丈夫。

醉仙詞

誰把銀河皆釀酒，請月邀雲，迷透一天星斗，霧掩罽愚
霞舒錦繡，雪捲虛舟，記漢陽秋樹，醞葉綴丹邱，散髮
倘徉，黃冠倒履，花影盈頭，吸百川而長鯨低首，臥六
合而鹿麕雙修，風姨月姊笑我無知叟，賣藥人歸，多少
杖頭錢，問織女，訪雲帘，再沽他八斗，任乾坤合璧，
日月轉丸，酣眼矇矓，杯罈休離手，玉皇政務苦相催，

去否去否。

戲作道情詞

佞機無奧，世人自認爲虛渺，三五百千，歸來多少，說甚麼元皇氣巧，總只是人情顛倒，問而今眼底慧光，胸中電影，可曾知道，西江有月，東土有舟，可能直泛蓬萊島，黃龍有像，白虎留形，只都是強名之竅，笑浮生碌碌朝朝，枕黃梁未知驚覺，任大夢無虧，方能悟長生不老，嗟嗟，那時遲了，今日箇叩回道，明日箇禮回道，呵呵，令道人徒吐道人道，我也不知誰箇能通曉，今試以降筆臨壇信有無，溫良一服誰殮飽，勸世塵須當一掃。

呂祖鸞訓

呂祖論曰：

世界物品之多，號以萬計，故稱萬物，而其中最靈者莫如人，故人爲萬物之靈，何以見之，萬物捨人而外，悉歸人享，而不能享人之樂也，以是而知人身貴且重矣，人身最難得矣，身既貴重，且又難得，安可任其悠悠忽忽，而一無所建樹，一無所成就，以與草木同朽乎！必也，有所建樹，有所成就，而後不愧爲人也。但今之人有曰，吾投戒矣，吾入道矣，某次神聖訓我如何，某次神聖訓我如何，究其實，則不知投戒者何謂，入道者何謂，神聖之某次訓我，某次訓我，更何謂，此而投戒，實與未投戒者等，此而入道，實與未入道者等，既沐神訓，即應仔細揣摩以求進境，何可不一窮究之乎，况

乎今之世，一澆薄可憐之世也，刀兵四起，瘟疫頻行，其來也奔騰洶湧，如萬水赴川，一發而不可渴，如高山倒瀑，一泄而不能收，人之患，急於既睫矣，急起直追，猶恐不及，奈何尚不能舍繁華而登寂靜，去奢侈而就淡泊乎，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吾曰，若夫信善之士，雖無文社猶興，今已壇開處處矣，信善之士，何不勃然興起耶，人生百歲，為歡幾何，與其默默以終，不如留不盡之歡，以與仙佛同樂也，人可不自醒乎。

呂祖諭曰：

心靜謂之性，心動謂之情，動而不止欲，欲即混太清，性情欲三者，同出而異名，性者天之理，生來各受承，凡愚亦非損，賢者亦非增，如月當空照，隨水各現形，情者性之變，善惡由此分，用之親為孝，用之國為患，

本此一個字，可以全五倫，惟有痴迷漢，罔識性之真，用之不恰當，貫來惡貫盈，不知情一變，欲即爲之乘，欲可滅天性，欲可汨真情，欲字真萬惡，害人誠匪輕，奉勸道衆子，各保精氣神，認明情與欲，確守性爲人，以上百六字，奧義誠無窮，日念三兩遍，心地自生明。

呂師論曰：

雲無心以出軸，鳥倦飛而知還，天心與人事，本來相接，不過一任自然，一逞妄作，即此自然妄作四字，已不造成幾許公案，卒至自然之天心，不得不有所作爲矣，嗚呼，吾自受天籙以來，於今千餘年矣，祇爲誓願宏深，不忍人道閑息，天運否塞，故飛鸞顯化，扭轉天心，到處開壇，勉人立德，魚龍混雜，不無牟利之徒，魔燄正張，難免欲進反退之擾，諸生眼光放遠，眼力須精，人處久客之鄉，總有思歸之念，是宜檢點行裝，趨上

大路，莫待月升日沒，夜路惶惶，失足堪虞，天明尚遠，歸化文壇，即是回鄉大路，是道即進，尤宜精察詳明，羽化登仙作人間之模範，同參宇宙，成遵世之良師，爲己爲人，爲天爲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曆厲慧根，速闡妙諦。

呂師論曰：

吾自有願以來，朝夕不暇，方方設壇垂訓，時時點化度人，千餘年來，頑梗者如故，痴昧者如故，雖木筆沙盤，不啻晨鍾暮鼓，飛鸞顯化，無非砭瘡鍼育，何以至今，猶愈亂愈紛，日趨日下，果天運乎，抑氣運乎，不知天運氣數，能限庸人，不能限至人，自甘暴棄者無論矣，而智慧聰穎者，亦多誤入迷途，至老不變，吾不解其何謂也，諸生等外功洪厚者尚多，而於修身養性之道，宜要時時打點，預備將來深造地步。

呂師論曰：

世風不古，莫如斯時，外飾爲文明，內實爲禽獸，欺詐百出，倫紀不修，彼奪此攘，日以權行爲事，如蟻赴羶，如蠅趨蜜，或飽死於風火之時，猶咀嚼吮吸，戀戀不捨，蠢爾頑虫，固不足責，而人爲萬物之靈，最尊最貴，亦若頑虫入故智，豈不惜哉，當此潮洶風惡之際，務宜才德兼修，內外並重，方能立足於永久之地，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能屈能伸，可進可退，庶幾爲大丈夫，爲奇男子，吾自開度以來，每見執迷不悟者，非託言身家之累，即諉謂神聖難修，一自棄，一自暴，奈何奈何，諸生等當以至誠之道，細心體貼，可挽既倒之狂瀾，何作聖門之健將，方有天神眷顧，挽末劫於萬一，生等勉之。

呂師論曰：

西風緊，江空橫雁影，多少漁翁，駕一葉輕輕小艇，漫把香餌投，漫扎絲綸引，終日坐船頭，得徊鮮鱗沽酒飲，話不盡滄桑，描不盡風景，嘆愚夫專戀富貴浮名，不把身心三省，我雖大聲疾呼，無奔悞悞不醒，勸世人看破紅塵，種種有情，皆含佛情，亦種種有情，皆縛心繫頸，望深潭清澈無渣方見底，望高峰四面無遮方見頂，諸生試臨深潭觀，試把高山瞬，久久用功，自擴盪心胸，空空洞洞，與天地同形，呼吸如出一孔，切記斯言，同坐蓮舟，逍遙閬苑，內觀玄景。

呂師論曰：

兩儀既判，二炁成形，萬物之中，惟人爲貴，人之所貴，在乎一心，心有情性，本來至善，如鏡之明，如水之

淨，皎潔晶瑩，隨來隨應，無點渣滓，無點私念，所發乎外，盡背睥面，一經習染，百欲交戰，此視爲邪，彼視爲正，此視爲非，彼視爲是，黑白顛倒，善惡淆亂，陷溺愈深，若乎天性，是以發現，悖道反常，旁者觀之，如見肺肝，吾願斯人，洗滌淨盡，方見本來，方知天命，若迷不悟，沉淪可憫，萬劫千磨，何堪減泯，蒼生蒼生，皆吾赤子，聊訓數言，以當藥石。

呂師論曰：

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皆由乎氣以斡運之，人生於天地之中，陰陽混合，清濁含生，是以善惡殊途，賢愚不一，五倫八德，本乎天賦之良，而愚濁之夫，每每汨沒，日濡月染，利令智昏，滔滔者流，不知伊於胡底，今諸子以救世爲心，以挽頹自任，實行慈善，次第擴充，列聖群真，不勝忻悅，惟望堅持不懈，以一化百，以

近推遠，則愚頑者亦可化爲賢良，紛爭亦可安於寢息，况節義乃彌綸之正氣，人果不渝，則天地亦賴以立，而况人乎。

呂師論曰：

言行爲修身之要，一舉一動，皆宜取法古人，是以闕疑闕殆，方可寡尤寡悔，言乃榮辱之機，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言之不可不慎可知也，氣有和戾之別，和氣致祥，戾氣招慢，氣之不可不養更可知也，知言養氣，本聖賢入道之基，吾每見世人輕言者有之，動氣者有之，此皆凡夫俗子，無足深諭，而身列官牆，心希賢聖，何可徑情率性，毫無檢點，自輕輕人，自侮侮人，貽譏明哲，抱愧私衷乎，諸生等慎言慎行，養心養氣者固多，而未曾留意者，宜日加修省，改過自新，方不負神聖救世之苦衷也。

呂師論曰：

爲聖賢仙佛之道，非易事也，亦非難事也，若立心不堅，見理不透，或厭舊喜新，或一曝十寒，則如順水流舟，不知何日始能撐到源頭之處，設有人焉，見富貴而不淫，遇貧賤而不移，雖艱險萬狀，斧鋸在前，而我至大至剛之氣，不稍屈撓，雖拔山超海，吾亦能之，何況道之在我，萬物皆備，絲毫不假借於人乎，祇要下一決心，立一恆念，不百日功靈，默朝上帝，吾不信也。

柳元陽先師示：

三皈妙法

道之誕生在一元，內蘊陰陽二氣，無聲無色，不滅不生

，彌乎六合，藏乎幽關，無物不具，玄哉玄哉！自然而
生，自然而長，自然而成，所謂真陰真陽者道矣，萬物
皆具，矧爲人類者豈失之，人爲萬物之靈，書云，天地
人爲三才之本，天之靈也日、月、星、地之靈也山川海
嶽，人之靈也五官百骸，人身難得，至道難求，人本具
足，又何所求哉，雖然道在人身，萬魔所蔽，久而久之
，遂沉深淵矣，吾前曾示，欲尋至道，真假先分，假者
是子肉身，真者是子本性，韶華百歲，無非一性能存，
性者不滅不生，即至道之根本，煉之爲仙爲聖，失之百
劫不回，吾

師呂，降於千百年前，無非一介儒士，本與子等無別異
，因何夢覺黃梁，可知道在人修，早覺早悟，師慈度人
度己，化度多方，幾歷千百年來，闡明大道，警化孚佑
，蒼生均戴其德，子等皈來，智慧已具，師之道者，子
當學之，師之德者，子當行之，師之化者，子當興之，

不失真道，方不小皈來之志，斯門之法，乃性命雙修之學，性乃命之本，命乃性之根，得者得其真性，失者失其真靈，靈之所得，以性命為根蒂，既知人本具足，何所煉哉，無葯無物，無形無色，既所有者，不是真常矣，欲得真常，守一是法，此乃初步之工，守一之法，削消四害，貪嗔痴妄，乃萬魔之本源，真道常存，本性自現，如月之在碧空，不着浮雲遮蔽，此時也，圓融水月，道在目前，即夢覺於黃梁，得其真常之道，子等而何時悟覺，共契機緣，深願諸生，悉遵道化，善矣美矣，莫負良因，此為三皈之首，次為皈經皈師。

欲求至道，至道非難，道本平平，道本坦坦，凡有其門，必有其經，聖人設教，闡述分明，吾師呂，以九美為依皈，太上清靜為箴範，闡明大法，俾子等以修持，是故經者徑也，不易之理也，上乘之徑，

教諸門下，如何攝伏身心，如何煉精化氣，煉氣歸神，煉神還虛，太上曰，凡夫未識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驚其神，即着萬物，着萬物而生貪求，子等可知經者，乃傳道之心聲，俾子等識其玄奧而修學，吾略指而述之，可知求道之士，首識道之本源，欲識道之本源，必由經而尋之，欲知其奧，必細參之，由誠而誦，由誦而明，由明而悟，由悟而覺，由覺而行，由行而驗，方知聖教之苦心，造就諸生於大道，吾師呂之化人也，如警世之晨鍾，分明善惡兩途，俾子等逐級而登仙梯，遇緹即度，以善爲基，以果報爲率，除驚乩訓誨外，尚有道德一經，俾子等修持，知非則改，知非何由而改之，子等身體力行，方見出自真誠，依經造去，經爲寶鏡，其妙於茲，皈道者皈於經，原同一氣，學道之士，本具三皈，復次皈師。

萬教之設，必有其宗，如江河之發源，分播於各地，譬如樹之有根，長生千丈，枝枝葉葉，皆其根本，故道之爲宗，正真二脈，一傳張氏，一傳少陽，復開南北，闡述真宗，綿遠流長，百代不替，師者秉其教之宗旨，闡其教之玄微，作後代之楷模，爲衆生之儀表，俾皈道者有所規從，道有三寶，即道經師，子可參之，法嗣於元始，述經於靈寶，闡教於道德，後世之師，知其不知其源，豈知有源方能顯其教，吾師呂秉真一之脈，可知道可稱師矣，真一之源，始於太上，其能秉其宗，而興行其教，百代不替，千載留聖跡，偉哉夫子矣，子等當景仰之，承共肱而宏興了，顯乎大教，作萬家之模範，是吾有望於子，真宗不滅，道在人修，彼等緣人，悉臻道化矣。